

杨传坤先生是学理科的教师，他却对书法艺术情有独钟，尤其是对古人名帖，更是爱不释手。但他学古而不泥古，其作品既有追求，更有性格体现。他书写的李白诗中堂，章法巧布，计白当黑，缜密谨严，条理井然。用笔轻重和谐，虚实映映；结体中宫紧敛，舒展自然。白居易云：“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意在有的放矢，谋求时代精神。杨先生此作时代气息蕴含全篇，劲健而不生涩，畅达而不纤弱，毫无雕琢和琐屑之感。堪为佳作。此草书中堂（135cm×70cm）——李白庐山谣诗句。 吕致远

现代诗坛

王勉的诗

鱼腥

我没有鱼腥
有从身边漫过的影子

在水中荡莲花，荡涟漪
我在等。在等一只调皮的鱼

慷慨而来，快速接受我的诱惑
然后开口，说出美丽的情话

一根透明，但可忽略的线
在谁手中，快点快点上提吧

不知道是我提了你
还是你陷入了我的水域

流火

这小小火苗，居无定所，
有时在胃里，让我
食不知味，有时跳跃在眸子里，
试图点燃沉默。它依附在我的额头
招摇过市，还在脚下，
催促我的犹豫。
时间过了很久，它还裹着我，
为了碰见你的一瞬，
我仿佛用它，做成新衣。

旅行

要去旅行。
到哪里并不重要，只是为
逃避找到借口。我包里装上
小网，路上蝴蝶在飞，
我想捕捉它。
我包里装上创可贴，
难保行走山川如履平地。
但不装手电筒，
在幽深的夜晚散步时，能和
萤火虫窃窃私语。
纸和笔，却不能忘记，
得用它安抚鼓噪的思想。
最重要的，还得装上一部手机，
不能中断和心爱的人联系。
噢，原来……原来我逃
得并不彻底。只不过把霉变的情
绪，拿到异乡晾晒，漂洗。
这注定了蜗牛的旅行，是一个
沉重的话题。

新书架

《星云禅语》

王溪桃

本书精心挑选出了两百余篇至理散文。从佛经到事理，从人生经历到普罗故事，字字珠玑，句句参悟，娓娓道来。本书稿原在台湾报纸上专栏连载，受到了众多读者的喜爱，随后集结出版。

星云大师，1927年出生于江苏扬州，12岁剃度出家，21岁时出任南京华藏寺住持，授记为临济宗第48代传人。1949年赴台湾，1967年创建佛光山，主张以出世的思想做人世的事业。出版过多本图书，销量过百万，并翻译成英、日、德、法、西、韩、泰、葡等十多种语言，是受到众多读者喜爱的智慧禅师。禅如为星云大师弟子，负责整理发布《星云禅语》专栏和集结出版。

域外见闻

专职妈妈队

曹地

我和老伴推着小车里的外孙女去公园。是上坡路，正吃力地走着，听到后面有说话的声音，回头看看，见几个也推着婴儿车的青年妇女，很快地跑上来了。老伴说：“妈妈队过来了，咱让让路。”

她们腿长，步子大，迈得又快，我们刚闪到一旁，她们就跑到前面。有七八辆小车，全是三个大轱辘的。每辆车里都坐着一个娃娃，大的两岁，小的只有几个月，有黑头发的，有黄头发的。都睁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不哭不闹，安安生生，看来他们已经习惯了，可能也很喜欢上了这样的“兜风”。推车的妈妈都是青年白人，个个身材既苗条又丰满。当她们一个个从我们身边跑过时，都对我们友好地笑笑，并说声“三克友”（谢谢），还很喜欢地看一眼我们的外孙女。

家庭增加一份经济收入。不过，不管你曾经得多么高的学位，拿过多么高的薪金，这时候是统统不算数了，那仅仅是你个人的历史记录了。因为十多年间，知识更新了一茬又一茬，重新工作，只得委屈地接受拿钱不多，甚至也不那么体面的活了。

在几支专职妈妈队伍里，我还没有发现一个中国人。有人说，中国人和美国人，在对待子孙的问题上观念不同。美国老人不给子女带孩子，啥时候想孙子了，就开车过去看看，抱起亲亲。或者星期天带孙子上公园玩玩，给买点好吃的好玩的，乐一阵子，然后开车送给父母，说声“拜拜”就走了，仍回到他们自己安静清闲的老巢。一代代都是这样传下来的。奶奶不带孙子，子女毫无怨言，他们也不愿意跟父母住在一起。两代人都乐意自己自由自在的生活。

我女儿说，她们公司的中国同事，只要听说谁的父母从国内来了，就会很羡慕地说：你好幸福呀！老美同事则相反，过一个时期必定要问：

你父母走了没有？如果说没有走，他们就会觉得奇怪，怎么可能和老人长期一起生活呢？不由得耸耸肩，撇撇嘴，表示实在不能理解。

美国人有了孩子，往往也不雇保姆，不乐意和一个陌生人长期共同生活。再说照顾孩子的生活和学习，有些事保姆也做不到。所以她们只要一生孩子，就辞职在家，靠丈夫一个人挣钱生活。这样虽然少了一份收入，但也少缴了不少的税，可以照样阔气地生活。不过天有不测风云，丈夫一旦失业，那就苦了。在经济危机中，有不少这样的小家庭，因为交不起房屋贷款，住房被银行收回，他们只好投靠父母，或者租一间简陋的住房。那种大手大脚地花钱，不知何谓穷的日子，像断了线的风筝飞去了。

这种一落千丈的变化，在中国人的家庭里极少出现，因为很少有专职妈妈。近两年，美国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美国人卖房子，中国人买房子，并且还多是几百平方米的大房子。富人社区里，中国人的家庭在明显地增加。

其实，中国去的妇女，生了孩子后仍然坚持上班，并非完全是为了保证多一份的收入，以防万一失业陷入生活困境，也是因为工作来钱之不易。她们在国内上大学已经不容易，又费九牛二虎之力到美国深造，有了满意的工作和可观的收入，她们怎么能舍得放弃，去当个家庭妇女呢？生了孩子之后，有的雇保姆，有的央求国内的父母前来救援。好在父母也不肯让女儿辞职，尽管自己已经告老在家的，颐养天年，接到子女的恳求，只得学起余老太君，披挂上阵，飞越太平洋，到异国他乡，放下教授高工专家的架子，为子女当了既放心又不拿工钱的“保姆”。

所以在圣迭戈市的路上，见推婴儿车的老太太，在公园里带孩子玩耍的老太太，不用问，那肯定是中国人。

不过白人老太太及老头，每遇到中国老太太推的婴儿车，都会满脸喜悦地逗逗孩子，如果孩子对她笑笑，她更是高兴得像中了大奖。我想她既是出于礼貌，也是真心喜欢。反正只是一会儿乐趣，并不累人。



克拉克·鲁克人 顾国建

散文

“秩序井然”一词与组织精细、保障有力、指挥得当相关联，比如在北京奥运会上、上海世博会等大型活动的报道中运用得十分频繁。即便是在小的场合，像单位自己组织的各项活动，若被领导用“秩序井然”加以肯定，那负责组织的人就有沐浴春风般的舒服。毋庸置疑，它是一个极具褒义的词。

然而“秩序井然”的背后，是由规矩或者法则制定出来的，是沿着规矩或者法则行进的结果。人类社会、动物王国和自然界，都是遵循着各自的规矩或者法则在运行。当然，规矩或法则也不是不能打破的，但要经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使打破了旧的规矩或法则，也会迅速建立新的规矩或法则。这是规律。如果提前打破或者滞后打破这些规矩或者法则，都是违背规律的，会为此付出代价，受到惩罚。法律不能违背，这是哲学的一个命题。

在动物世界里，虽没有文字，没有理论，却有着严格的规矩，并以此维护其内部的秩序。我看到骆驼的一个现象就是如此。

那年5月，杂志社一行人去宁

骆驼的秩序

宋默

夏的沙坡头旅游。在乘坐了羊皮筏子之后，大家都想骑骑骆驼，体验一下沙漠中骑骆驼的感觉。按照惯例，职务高的骑头驼，依次排序。我位居第四，骑在了第四峰骆驼上。待大家坐定，牵驼之人，牵起头驼开始行进。驼队依次排开，一个跟着一个，井然有序。然行一段之后，由于我身胖体重，压得骆驼走起来十分吃力。我身后的第五峰骆驼，个体体壮，又驮了一个瘦小之人，情绪有点冲动，想超越我的骆驼。

我所骑的骆驼，的确没有人类聪明。若是人，在你不该走在他的前面的场合而走在他的前面，通常情况下，他内心虽然不悦，而脸上绝对是不会显露的。可骆驼不行，他不容许别的骆驼践踏这种秩序。我的这峰骆驼就是一根筋，无论如何也不让后边的骆驼超越。后边骆驼的头，每当要逾越我那峰

骆驼的臀部时，我的那峰骆驼便会大怒，从鼻腔里发出“呜呜”的警告声，与此同时，会用屁股撒它或用蹄踢它。这一细节，我身后的同事也发现了。他故意用双腿夹其坐骑，试图帮其超越。尽管他骑的骆驼健硕，但反复几次，始终未得逞。就在那一刻，我看到所骑骆驼的得意，也看到了身后那峰骆驼的无奈和沮丧。这一幕，令我们骑骆驼的人笑得前仰后合。

性情温顺的骆驼，难道也像猴子等以暴力成就霸主而后排定座次来维系秩序的吗？我不理解。因为我不是了解骆驼，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现象。我也许是盲人摸象，只看到局部，可不管怎么说，骆驼的性情，能够看出骆驼是它内在秩序的。真可谓：秩序乃天地之道，自然之道，任凭谁也摆脱不了秩序的存在。

黄国栋斟酌半天，最后他下决定似的说：“这样吧，我面过HOWARD，我认为他是值得考虑的人选，我等会儿去查理的办公室和他说明我的观点。无论如何，这个应聘者我还是想送到新加坡去给大卫面试。”

拉拉点点头，觉得黄国栋就该这么向何查理表明自己的观点，做人做事总该坚守自己的底线。

各有盘算

拉拉从茶水间出来，远远地看到黄国栋正走回他的办公室，她赶紧放下水杯跟了过去。“怎么样？查理怎么说？”她满怀希望地问黄国栋。

黄国栋竖起右手的食指说：“是你猜不到的。”黄国栋示意拉拉关上房门，然后才压低嗓子说：“他说，如果市场上确实找不到更好的，他同意适当降低标准。”

拉拉随即追问：“那HOWARD行吗？”

黄国栋神秘兮兮地说：“他说HOWARD可用。”

拉拉说：“我也不需要多高的评价，‘可用’就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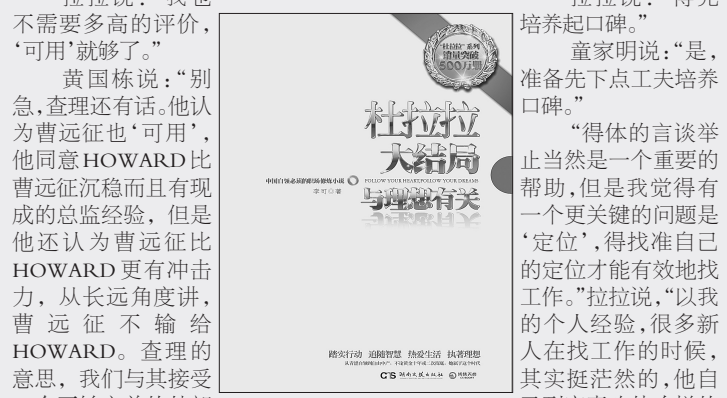
黄国栋说：“别急，查理还有话，他认为曹远征也‘可用’，他同意HOWARD比曹远征沉稳而且有成成的总监经验，但是他认为曹远征比HOWARD更有冲击力，从长远角度讲，曹远征不输给HOWARD。查理的意思，我们与其接受一个不够完美的外部候选人，还不如优先考虑同等水准的内部候选人，还能起到激励员工的作用。”

拉拉反应过来，马上表示反对：“曹远征的流失率太糟糕了，要是让他当总监，他得炒掉多少人？”

黄国栋客观地评价曹远征说：“他的流失率有多糟糕，他的业绩就有多骄人，这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家伙，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

拉拉觉得有必要表明自己的观点，就说：“坦率地说，我不认为曹远征的得分能和HOWARD打平手。而且，我认为曹远征目前的水平与公司对总监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他需要改善他的领导力，最近一次的360度评估报告显示，他对下级是逼迫大于激励，管理风格过于生硬，在跨部门沟通合作中也有霸道之嫌。”

拉拉搞不清楚黄国栋对曹远征当总监到底是什么态度，也不好直接问，沉默了一会儿，拉拉坦然地说：



“如果有需要，我愿意当面向查理表明我的观点。”

麦大卫根本不同意考虑曹远征，光是冲着他一贯居高不下的流失率，麦大卫就不能同意。不过，这还不是最主要的，麦大卫考虑更多的是组织架构的安全问题——何查理没有合适的接班人，正因为如此，SH才在外部市场寻找更有培养潜力的任职者，这个方向是不可以改变的。

志同道合

五一假期刚过，董家明意外来广州，约拉拉见面。原来他已经离开DB，和另外两位做HR的朋友准备联手自己创业，做大学生就业指导。

拉拉说：“你要是想开这种培训班，得有几个称职的培训师才行，而且最好能分布在高校集中的主要城市。”

董家明说：“还不光是这个，我就算开了培训班，也得姑娘小伙子们识货才行。”

拉拉说：“得先培养起口碑。”

董家明说：“是，准备先下点工夫培养口碑。”

“得体的言谈举止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帮助，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是‘定位’，得找准自己的定位才能有效地找工作。”拉拉说，“以我的个人经验，很多新人在找工作的时候，其实挺茫然的，他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候选人，还不如优先考虑同等水准的内部候选人，还能起到激励员工的作用。”

拉拉反应过来，马上表示反对：“曹远征的流失率太糟糕了，要是让他当总监，他得炒掉多少人？”

董家明说：“你说的‘定位’我特别感兴趣，人总是在摸索和碰撞中不断寻找校正自己的定位，我的职业理想就是缩短年轻人的这个寻找过程，减少碰撞的次数，从而提高生命的效率，改善生活的质量，比如早点退休，钱虽然不很多，但也不为钱发愁。”

“是吗？那咱俩还算得上是同志。”

“我有一双识别同志的眼睛，要不你说我来广州，怎么不找别人单找你呢？”

拉拉抢先还笑，董家明这话一出，她顿时一怔，“你要拉我入伙呀？”

董家明说得很恳切，“拉拉，当年做校园招聘的时候咱俩搭档过，这一套你熟悉，你做事的方式我也非常欣赏。我是真心想拉你入伙的。怎么样，你有兴趣吗？”

连载

梅金早已在包房里等候，见到蒲刃，落落大方地伸出手来，一边直视蒲刃的眼睛，一边笑道，我们应该熟悉的陌生人。她握了握蒲刃的手，让人感觉到她的诚恳。蒲刃对梅金的第一印象就是成熟、历练。

蒲刃入座之后，不卑不亢道，还是先说正事吧，否则这顿饭我也吃不好。

梅金莞尔，然后从包里拿出松崎双电的公司简介和一些文件放到蒲刃面前，并且跟他讲了公司将请他出任独立董事的决定。

蒲刃深感意外，他当然明白什么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但怎么推脱此事也是一个技术活儿。他语气平和地说道，真是多谢抬爱，你刚才也说了，我们是熟悉的陌生人，你真的觉得我有资格坐这个位置吗？

梅金继续凝视着蒲刃，温柔亲切地道，我能够主动约你来，肯定是想过的，你也别这么快答复我，想一想再决定，好吗？

酒菜依次而上。

这时梅金突然说道，蒲教授，我知道你一直都在调查冯渊雷的案子，可以告诉我进展到哪一步了吗？

蒲刃的确没想到梅金会这么单刀直入，但所有的饭局吃到最后不都是“图穷匕见”吗？于是他不得不思索地道，我早就不过问这件事了，老实说跟我的关系也不大，我也不是什么正义的化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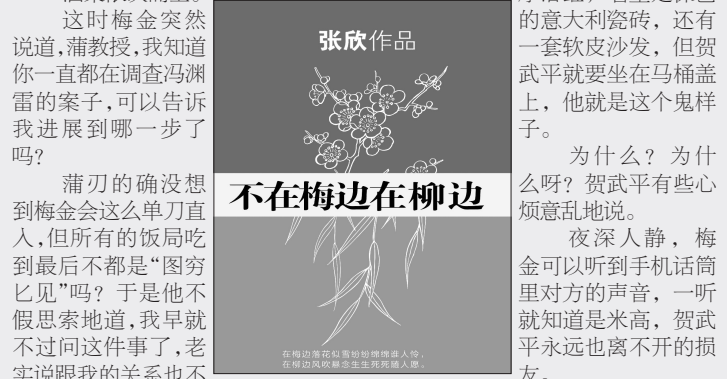
梅金正色道，谁都不是正义的化身，而且这个世界没有是非，只有立场。

蒲刃忍不住道，可是你和我都是和冯渊雷有过密切关系的人，无论如何，那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啊，难道你就对他没有半点儿感情吗？

什么感情？我跟他都是嫖客。梅金冷冷地回绝道。

蒲刃当即就愣住了。

梅金又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怎么说，从这一现象中能够看出骆驼是它内在秩序的。真可谓：秩序乃天地之道，自然之道，任凭谁也摆脱不了秩序的存在。



梅金早已在包房里等候，见到蒲刃，落落大方地伸出手来，一边直视蒲刃的眼睛，一边笑道，我们应该熟悉的陌生人。她握了握蒲刃的手，让人感觉到她的诚恳。蒲刃对梅金的第一印象就是成熟、历练。

蒲刃入座之后，不卑不亢道，还是先说正事吧，否则这顿饭我也吃不好。

梅金莞尔，然后从包里拿出松崎双电的公司简介和一些文件放到蒲刃面前，并且跟他讲了公司将请他出任独立董事的决定。

蒲刃深感意外，他当然明白什么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但怎么推脱此事也是一个技术活儿。他语气平和地说道，真是多谢抬爱，你刚才也说了，我们是熟悉的陌生人，你真的觉得我有资格坐这个位置吗？

梅金继续凝视着蒲刃，温柔亲切地道，我能够主动约你来，肯定是想过的，你也别这么快答复我，想一想再决定，好吗？

酒菜依次而上。

这时梅金突然说道，蒲教授，我知道你一直都在调查冯渊雷的案子，可以告诉我进展到哪一步了吗？

蒲刃的确没想到梅金会这么单刀直入，但所有的饭局吃到最后不都是“图穷匕见”吗？于是他不得不思索地道，我早就不过问这件事了，老实说跟我的关系也不大，我也不是什么正义的化身。

梅金正色道，谁都不是正义的化身，而且这个世界没有是非，只有立场。

蒲刃忍不住道，可是你和我都是和冯渊雷有过密切关系的人，无论如何，那也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啊，难道你就对他没有半点儿感情吗？

什么感情？我跟他都是嫖客。梅金冷冷地回绝道。

蒲刃当即就愣住了。

梅金又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怎么说，从这一现象中能够看出骆驼是它内在秩序的。真可谓：秩序乃天地之道，自然之道，任凭谁也摆脱不了秩序的存在。